

西南大学博雅论丛



两宋宗室文学研究

骆晓倩 著



中华书局

西南大学博雅论丛



两宋宗室文学研究

骆晓倩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宋宗室文学研究 / 骆晓倩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11

(西南大学博雅论丛)

ISBN 978 - 7 - 101- 08207 - 4

I .两… II .骆… III .中国文学 - 古典文学研究 - 宋代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1)第 190872 号

-
- | | |
|-------|---|
| 书 名 | 两宋宗室文学研究 |
| 著 者 | 骆晓倩 |
| 丛 书 名 | 西南大学博雅论丛 |
| 责任编辑 | 王传龙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2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4 $\frac{3}{4}$ 插页 2 字数 220 千字 |
| 印 数 | 1-15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 - 7 - 101- 08207 - 4 |
| 定 价 | 42.00 元 |
-

西南大学博雅论丛编委会

主 编：刘明华

编委会：

方有国	王本朝	代 迅
刘明华	肖伟胜	余 纪
何宗美	胥洪泉	曹 建

总 序

西南大学博雅论丛在中华书局出版,对于文学院和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同人们,都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

丛书题名“博雅”,缘于我院前辈吴宓先生早年倡导的大学应该培育“博雅之士”的教育理念,学院的院训亦为“仁爱·博雅”。因此,博雅论丛的出版便具有了双重意义:一是为纪念吴宓先生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八十周年;二为整体展示学院教师尤其是中青年教师的学术成果,推进学科建设更上层楼。

近年来,各大学对科研工作高度重视,一个重要动力是学科建设。学科建设在不同的层级有不同的目标。作为教育部直属大学的西南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有六十年的积累,一大批著名学者在此传道授业解惑,学术成就斐然,为学术研究奠定了深厚的传统,形成了良好的风气。由于各种原因,学科平台建构曾一度滞后,自然也影响了更好更快的发展。好在根基在,风气有,大家有沉稳的心态,在守望学术的时候,也调整思路,积极争取各级各类研究项目,加强与学术界的交流与联系,确保有良好的基础和环境能安心从事科研工作。学校和学院也尽可能提供有利于科研的条件,使中青年学者能够集中精力,以便完成高水平成果。更有一批优秀的青年才俊,基础扎实,视野开阔,理论素养良好,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和拓展,形成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特色,向学术界交出了比较满意的成果,从而整体推进了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本次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的申报成功,就是学术界的前辈、同行和朋友们对这个优良传统的肯定,对近年努力工作的老中青学人辛勤劳动的肯定,对这个学科群体智慧和力量的肯定。丛书的首批作者都是近年毕业的博士,其成果多是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社科项目及博士基金的结题成果。在专业鉴定上,已得到同行专家的肯定。这批成果陆续出版,必将加强与学术界的交流沟通,并促进学科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几年前,当中华书局出版我院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论丛时,我曾在序

2 两宋宗室文学研究

中表达过自己对学术工作的认识,那也是自己的信念与坚守。现在看来,还未过时,我援引这段文字作为这篇短序的结束,与从事学术研究的朋友及读者共勉:

一个单位,一个学科的发展,一定有一个持续积累和发展的过程,既不能中断,也无法飞跃。学术不能搞大跃进,学术工作无法春耕秋收。学术活动是一代又一代有志于学的学人们的生命的一部分。个人的学术生命在学科的发展中得到延续。只有具备这样一种精神,学术之花才能结出富有学术含量的硕果。学术工作是艰难的,学术研究也是快乐的。——正是上面这些共识,使得这一个群体薪火传承,多年坚守在古代文学的领地,耕耘着辛勤,收获着快乐。

感谢中华书局对西南大学博雅丛书出版的支持——这也是我们回报社会和学术的一个最好形式。

刘明华

2010年12月冬至夜

于西南大学文学院

两宋宗室文学研究序

按照唐人《元和姓纂》的说法,赵氏为帝颡项伯益嬴姓之后,居陇西天水。此后,历代皆以天水为赵氏的郡望,《宋史·五行志》曰:“天水,国之姓望也。”因此旧时学者称赵宋王朝为“天水一朝”。如王国维在《宋代之金石学》一文中称:“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而陈寅恪也在《赠蒋炳南序》中说:“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

天水一朝的文化成就,向来为史学家所称道,毋庸赘言。考其文化繁荣的原因,固然有多个方面,然而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政治取向,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宋史·文苑传序》对此有极精当的说明:“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豫知矣。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及其即位,弥文日增。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子孙相承的“尚文”传统,自然不仅为日后君临天下的皇帝所延续,而且由近为亲王、远为疏属的宗室所发扬。在水天一朝的“天潢贵胄”的身上,流淌着和帝王一样有着“尚文”遗传基因的血液。从某种角度可以说,两宋的宗室子弟作为皇室尚文的标签,为天水一朝多方面的人智活动和文化创造做出了表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将两宋的宗室看作文化史上一个特殊的文学家族和艺术家族。

近年来,关于古代家族文学的研究方兴未艾,而尤以宋代家族文学的成果最为突出,几乎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另一方面,历代宗室的文学创作也引起了学界的重视,论著甚多。至于两宋宗室文学,则既与宋代一般士大夫家族有若干共性,如以“诗书成业”,“家道正而人伦明”,强调文化教育与道德培养;又与历代皇族有一些相似之处,如有皇家血统和世袭恩荫的特权等。因此,关于两宋“天潢贵胄”的文学研究,正好处于历代家族文学和宗室文学两大热门课题的交汇点。

尽管如此,骆晓倩博士选择以两宋宗室文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仍然具有相当的挑战性和开拓性。这是因为两宋宗室的皇族身份,有别于同时代通过科举进身的士大夫家族;而天水一朝的“尚文”且国祚较长的特点,则有别于前朝如曹魏、刘宋、萧梁的皇族。比如,两宋宗室具有特殊的管理制度、教育制度和任官制度,有着严格的谱牒记录,其宗室身份不因地理环境而改变,与士大夫家族的地缘因素较浓的结构形态有显著差异。又如,两宋宗室成员在政治上受到限制,潜心文学艺术,与汉魏六朝那种以藩王为中心且有一定政治色彩的宗室文学也大不相同。而这些差异,在晓倩博士的著作中有极好的论述。

值得注意的是,晓倩这本著作题目用“两宋”而非学界常用的“宋代”,揣摩其意,大概以为北宋与南宋的宗室文学有较大差异,所以用“两宋”以示其区别。概而言之,北宋的宗室成员,囿于宗室管理制度,皆聚族而居,长于深宫之中,其家族基因多于书画艺术上表现出来。如赵令穰兄弟的图绘翰墨,名冠一时。而南宋的宗室子弟,则为靖康之变的幸存者,或远宦他乡,或流落江湖,或隐居山林,其尚文传统则多体现为诗文词的写作。如永嘉四灵之赵师秀、江湖诗人赵汝璘、赵汝回,以及刘克庄诗友赵汝谈、赵汝谿等,皆为一时作手。由于在政治上受到严格的限制,这些“天潢贵胄”中的英杰不得不将其聪明才智转化为人文艺术之创造。政治上的失意换来文学艺术上的成功,向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道独特景观或固有规律,两宋宗室文学亦应作如是观。

本书开辟专章作“两宋宗室文学概述”,分北、南宋四期而叙述,自可见出作者的心得。此外,又选择宗室文学创作之佼佼者赵令穰、赵师秀、赵必豫、赵孟頫等,分别置放于元祐文学、江湖诗派、遗民文学的背景中专章考述,使得宗室文学的个案研究因为与士大夫文学相联系,从而具有了更广阔的文学史和文化史的意义。至于宗室书画创作、诗文集、笔记诗话及各种作品的考述和数量统计,本书一一精心制成各种表格,使读者能具体地了解宗室文学创作的若干数据,其学术参考价值自不待言。而作者将论述建筑在可靠的资料收集和考辨之上的学风,也颇值得称道。

八年前,晓倩告别亲人,负笈来成都游学,青灯黄卷,寒暑三年,初有所成,其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我忝为其师,亲睹其成长经历,甚感欣慰。今日晓倩执教西南大学,讲授古代文学,欲传学术之薪火。而其博士论文在参考评审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几经修改,亦终告一段落。书成将付梓,晓倩来函嘱我为之序。重读其稿,勤恳踏实,简洁明朗,如见其为人。然而,学术之殿堂既深且广,即以天水一朝宗室文学研究而言,尚有若干

问题需要深入讨论。愿晓倩以此为千里之行的起点,勇猛精进,则于学术之圣殿登堂入室,来日可期。序此为志,且与晓倩共勉!

梦蝶居士周裕锺书于四川大学竹林村锅盖庵

2012年7月23日

绪 论

纵观中国文学史,从屈原、曹植以降至刘义庆、萧统等人,历代宗室在文艺及学术方面成就斐然。宋代是一个文化高度繁荣的时代,宗室文学的成就更加突出。在某种程度上,这与宋朝历代皇帝对文化的推崇扶持密切相关。而作为皇帝宗族成员的宗室,更是耳濡目染,自然能在文化方面取得较高的成就。据笔者粗略统计,《全宋诗》收录宗室诗人有150人;《全宋词》收录有38位宗室词人的作品;《全宋文》收录宗室文人亦有92人之多。宋代宗室文人在当时文坛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南宋著名文学家刘克庄说:“本朝全盛时,贵显而负诗名者,有德麟,近岁有南塘兄弟。诗工而命穷者,有紫芝、仲白。”^①这里提及的赵令畤(字德麟)、赵汝谈(号南塘)、汝说兄弟及赵师秀(字紫芝)、赵庚夫(字仲白)都是宗室文人,他们在两宋文坛的不同时期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影响力。学界对两宋以前及两宋以后的宗室文学都较为重视,例如目前已经出版了的《三曹与中国诗史》^②、《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③、《独入佳境——满族宗室文学》^④等。然而,关于宋代宗室文学的专门性、系统性的研究,截至目前还是一片空白。这种研究现状显然是与宋代宗室文学的成就不相称的。宋代以前的宗室文学创作具有比较明显的贵族特色,而宗室文人往往也是文学活动的组织和领导者。到了宋代,随着门阀制度的彻底崩溃和宋代的宗室政策和制度的实行,宋代宗室文人具有特殊的双重身份。一方面,他们拥有高贵的皇家血统,享有世袭或恩荫的特权;一方面,他们又与一般的士大夫相差无几。这就是说,宋代的宗室文化呈现出有别于前代的特色,表现

①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〇七《赵崇安诗卷》,《四部丛刊》本。

② 孙明君著,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③ 曹道衡著,中华书局2004年。

④ 张桂生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

在文学创作方面就是创作主体的士大夫化、个体化倾向非常突出。从这个意义上说,宋代宗室文学是中国宗室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环节。因此,探讨他们的诗词特色、创作心态、交游等应该是饶有兴味的课题。有鉴于此,笔者选定《两宋宗室文学研究》这个题目进行研究,力图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一方面对宗室文人的身份、时代先后和分期、作品等方面进行考订;另一方面探究宗室文学创作的总体特征、各个时期宗室文学创作的具体情况、宗室文学研究的文学史意义等,这对我们全面、深入、立体地了解把握两宋文坛有着重要意义。

一、宗室

“宗室”一词,最早出现在《诗经》里,《诗·召南·采蘋》:“于以奠之,宗室牖下。”毛传云:“宗室,大宗之庙也。大夫士祭于宗庙,奠于牖下。”^①可见宗室最初是指宗庙。随着历史的推进,宗室的意义也逐渐演变、增生。概而言之,后起的意义主要有三种:大宗之家、皇族、唐以前士大夫的支属。本文所关照的宗室是指与皇帝同宗族的人,即皇族。由这个概念的界定又会引出一系列的问题:皇族应该包括哪些人?历代有什么发展变化?宋代宗室具体指哪些人?宗室文学的内涵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笔者将在下面进行探讨。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那苍茫的岁月之河,对宗室的历史作一个简要的回顾。

西周建立以后,周王为了巩固统治,实行分封制,大封同姓、异姓诸侯到各地为王。在这些诸侯王中,与周王同宗族的人占了大多数。如《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所说:“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②《荀子·儒效》亦说:“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显诸侯。”^③我们可以说,正是从西周开始,宗室作为重要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了统治集团中的核心成员。由于西周实行嫡长子继承的宗法制,故随着宗室人口的不断繁衍,宗室成员的范围也处在不断的动态变化中。西周的宗法制是以大宗统治小宗的制度。周天子为天下的宗,他分封的诸侯相对于他来说就是小宗,但这些诸侯在各自的属国中又是大宗。周天子驾崩以后,他的嫡长子继承他的王位,成为新一代的大

① 《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86页。

② 《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本,第2119页。

③ 荀况《荀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9页。

宗,世代延续。而作为核心王室的诸侯,也依照嫡长子继承制传承下去。但是,那些被诸侯国分出去的小宗,五代之后,随着血缘的疏远,就逐渐沦为“国人”^①。这就是《礼记·大传》中所说的:“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迁者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②由此,我们可以粗略地为周朝的宗室划定一个范围:与周天子有血缘关系的诸侯和这些诸侯分封的五代以内的小宗。周朝的分封制对于后世关于宗室的观念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影响深远。班固就在《汉书》中对其高度评价:“关诸盛衰,深根固本,为不可拔者也。故盛则周、邵相其治,致刑错;衰则五伯扶其弱,与共守。”^③总的来说,周朝的分封制为后世树立了一个道德和制度上的典范。

到了秦朝,商鞅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者,不得为属籍”^④。他认为不应以血缘的亲疏作为纳入属籍的标准,而以是否有战功作为能否进入属籍的前提条件。这一措施直接削弱了秦朝宗室的特权,使得大批宗室沦为庶民。故而,“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⑤。

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他认为暴秦之所以迅速覆亡在于皇权缺乏宗室及心腹大臣的拱卫,所谓“内亡骨肉本根之辅,外亡尺土藩翼之卫”^⑥。他大封同姓、异姓之王以藩屏汉室。西汉的宗室包括刘氏同姓宗族和外戚。例如魏其侯窦婴是孝文后窦氏从兄的儿子,本应属于外戚,但却被归入了宗室的属籍。《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记载了这样一句话:“孝景三年,吴楚反,上察宗室诸窦,毋如窦婴贤,乃召婴。”^⑦“诸窦”即汉文帝皇后窦氏的亲戚。司马贞索隐云:“谓宗室之中及诸窦之宗室也。”姚氏案语又云:“则似是与国有亲戚属籍者,亦得呼为宗室也。”^⑧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刘氏宗族和外戚都属于宗室。《汉书·宣帝

① 详见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2页。

② 《礼记正义》卷三四,《十三经注疏》本,第1508页。

③ 班固《汉书》卷一四《诸侯王表》,中华书局1962年,第391页。

④ 司马迁《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2230页。

⑤ 《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第2235页。

⑥ 《汉书》卷一四《诸侯王表》,第393页。

⑦ 《史记》卷一〇七《魏其武安侯列传》,第2840页。

⑧ 《史记》卷一〇七《魏其武安侯列传》,第2840页。

纪》就说：“惟念宗室属未尽而以罪绝，若有贤材，其复属，使得自新。”^①此句中的第一个“属”指的是宗室与皇帝的亲属关系，而第二个“属”指属籍。那么，宗室与皇帝的亲属关系在第几代算尽了昵？《汉书·哀帝纪》：“赐宗室王子有属者马各一驷。”颜师古的注说：“有属，谓亲未尽，尚有服者。”^②张晏对于“服”有具体的解释：“礼，服尽于玄孙。”^③可见，西汉将五服以内的皇家子孙视为宗室。到了东汉，由于原先的属籍已被毁灭殆尽，再加上光武帝刘秀自身就是五服以外的宗室，故而，有学者推测东汉的宗室已包括所有的宗室成员^④。两汉诸侯王的政治权和经济权也颇有一定程度上的消长起伏。西汉初年，诸侯王在政治和经济上拥有极高的独立性。《汉书·高五王传》云：“时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群卿以下众官，如汉朝，汉独为置丞相。”^⑤由此可见诸侯国在政治上的特权。又如汉高祖的儿子齐悼惠王刘肥“食七十余城”^⑥，汉景帝的弟弟梁孝王刘武“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多大县”，“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⑦。诸侯王雄厚的经济实力可见一斑。但随着诸侯王的势力日盛，他们逐渐成为西汉统治的主要威胁。于是，从汉文帝开始，汉帝国逐渐开始削弱诸侯国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到了汉景帝时，削藩的措施引起以吴、楚为首的诸侯国的不满，终于爆发“七国之乱”。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便开始大力剥夺诸侯的各项权力，所谓“自吴楚诛后，稍夺诸侯权，左官附益阿党之法设。其后诸侯唯得衣食租税，贫者或乘牛车”^⑧。东汉时候，朝廷对宗室的态度是从汉明帝开始逐渐严苛起来的。如敬王刘睦本是好结交宾客之人：“中兴初，禁网尚阔，而睦性谦恭好士，千里交结，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门，由是声价益广。”^⑨然而，汉明帝即位以后，刘睦就因“法宪颇峻”，“乃谢绝宾客，放心音乐。然性好读书，常为爱玩”，并让进京朝贺的中大夫一定要在明帝面前说自己“志意衰

① 《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46页。

② 《汉书》卷一一《哀帝纪》，第334页。

③ 《汉书》卷一四《诸侯王表》，第397页。

④ 详见沈刚《汉代宗正考述》，《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1期。

⑤ 《汉书》卷三八《高五王传》，第2002页。

⑥ 《汉书》卷三八《高五王传》，第1987页。

⑦ 《汉书》卷四七《文三王传》，第2208页。

⑧ 《汉书》卷三八《高五王传》，第2002页。

⑨ 范曄《后汉书》卷一四《北海靖王兴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556页。

情,声色是娱,犬马是好”^①,以求自保。

三国时的魏国对宗室防范亦很严格,魏宗室基本上处于被软禁的境地:“魏氏王公,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又禁防壅隔,同于圜圉。位号靡定,大小岁易。骨肉之恩乖,《常棣》之义废。为法之弊,一至于此乎。”^②从西晋开始,朝廷开始重用宗室。据唐长孺先生的考证,西晋的豫州、冀州、雍凉、青徐四个重要地区的都督,自西晋皇朝建立直至崩溃前夕,基本上都由宗王出任。其中雍凉和冀州从未任用过异姓充任都督^③。“八王之乱”后,西晋皇室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故而在东晋的时候,宗室衰微,再也不能在东晋的政治舞台上唱主角了。南朝时候,宗室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逐渐回升,但南朝君主也加强了对宗室的防范,宗室之间的争斗也比较普遍。宋武帝刘裕登基后,便开始分封宗室,共分封五位宗室为王。此后,刘宋的每位帝王在即位后都有分封的举措。但刘宋朝廷对宗室的猜忌颇深,而宗室之间互相残杀者亦颇多。故南齐开国君主齐高帝萧道成对儿子萧贇说:“宋氏若不骨肉相图,他族岂得乘其衰弊,汝深戒之。”^④因此,萧道成即位后虽也对九位宗室成员进行了分封,但对宗室的防范却更加严格:“诸王在京都,唯置捉刀左右四十人。”^⑤这就限制了宗室在京师时候所配备的士兵数量。到了梁、陈两代,宗室之间的斗争渐趋缓和:“梁、陈二代的宗王基本上没有对政治产生重大的影响,宋、齐两代那种宗室骨肉相残,兵燹迭起,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深刻的动乱与灾难的宗王战争几乎没有发生。”^⑥南梁是一个较特殊的朝代。南梁建立后,不像东晋和宋齐时有那么多宗室的叛乱,原因在于南梁对宗室采取了不同以往的措施。一方面,梁武帝对待宗室非常宽纵,即使对那些有谋反动机甚至行动的宗室。一方面,他又对宗室的权力进行限制,以确保政权的稳固。他对宗室的食邑进行限制:“梁代皇子封王,一般不超过两千户,皇孙封县公不超过一千五百户,其它侯者大约三五百户。”^⑦但是,到了他统治的后期,就渐渐控制不住形势了:“武帝竟不能有所废黜,卒至宗室争竞,

① 《后汉书》卷一四《北海靖王兴传》,第556—557页。

② 陈寿《三国志·魏书》卷二〇,中华书局1959年,第591页。

③ 唐长孺《两晋分封与宗王出镇》,《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

④ 萧子显《南齐书》卷三五《高帝十二王传》,中华书局1972年,第624页。

⑤ 《南齐书》卷三五《高帝十二王传》,第624页。

⑥ 陈长琦《两晋南朝政治史稿》,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94页。

⑦ 《两晋南朝政治史稿》,第94页。

为天下笑。”^①陈朝建立后,在宗室政策上基本遵循梁朝的制度。《陈书》曰:“高祖受命,自永定讫于祯明,唯衡阳王昌特加殊宠,至五千户。自余大国不过二千户,小国即千户。”^②

唐代设宗正寺,仿照丧礼的五服制,将宗室分为五等:

卿一人,从三品。少卿二人,从四品上。丞二人,从六品上。掌天子族亲属籍,以别昭穆。领陵台、崇玄二署。凡亲有五等,先定于司封:一曰皇帝周亲、皇后父母,视三品。二曰皇帝大功亲、小功尊属,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周亲,视四品。三曰皇帝小功亲、缌麻尊属,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大功亲,视五品。四曰皇帝缌麻亲、袒免尊属,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小功亲。五曰皇帝袒免亲,太皇太后小功卑属,皇太后、皇后缌麻亲,视六品。皇帝亲之夫妇男女,降本亲二等,余亲降三等,尊属进一等,降而过五等者不为亲。诸王、大长公主、长公主亲,本品。嗣王、郡王非三等亲者,亦视五品。驸马都尉,视诸亲。祭祀、册命、朝会,陪位、袭封者皆以簿书上司封。^③

由上可知,唐代的宗室不仅包括李姓宗族,也包括外戚。而其中皇帝的袒免亲已经是五服以外的远亲了,如高祖的亲兄弟、曾祖的堂兄弟、祖父的再从兄弟、父亲的三从兄弟、自己的四从兄弟及三从侄、再从侄孙等。可见,唐代对宗室的限定还是比较宽松的。

到了宋代,宗室的标尺将在哪里设定呢?据《宋史》载,宋太祖兄弟五人,长兄光济、弟光义、廷美、光赞,光济和光赞早亡^④。宋太祖黄袍加身后,将光义、廷美的子孙都称为皇子、皇女,恩宠有加。当有人提出异议时,太祖说:“犹子即子也。新得天下,便生分别,朕不欲为也。”直到太平兴国七年,宋太宗才正式明确“皇子”、“皇侄”的名号^⑤。目前很难找到直接记述太祖、太宗关于宗室范围划定的材料,但是从一些间接材料我们可以进行推测。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对宗室制度进行改革:袒免以外之亲属,不再赐名和授官。这样一来,就引起宗正寺官员对于疏属宗室命名混乱的抱怨:“宗室撰名,自来并用两字,内取以字相连,所以别源派,

① 李延寿《南史》卷五三《梁武帝诸子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1326页。

② 姚思廉《陈书》卷二八《诸王传》,中华书局1972年,第379页。

③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八《百官志三》,中华书局1975年,第1250—1251页。

④ 脱脱等《宋史》卷二四四《魏王廷美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8666页。

⑤ 李心传《旧闻证误》卷一,中华书局1981年,第6页。

异昭穆也。昨自熙宁中立法,非祖宗袒免亲,更不赐名、授官。后来逐时准大宗正司关到本家所撰名,多是重叠,至有数人共一名者,又或与别房尊长名讳相犯,或兄弟不相连名,或只取一字为名,而偏傍不相连者,名称混殽,难以分明昭穆之序。窃恐年祀浸久,流派愈远,谱籍渐无统纪。”^①从这段材料的记载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信息:朝廷虽然对非袒免亲不再赐名和授官,但是仍然命令宗正寺将这些皇亲登入谱籍。《宋史》煌煌二十七卷的宗室世系表还是有理由让我们相信:宋代宗室包括与皇帝有血缘关系的所有人,即由太祖、太宗、廷美这三系的子孙繁衍组成。即使后来朝廷不再对宗室中袒免亲以下的远属赐名、授官,但仍然把他们的名字登录在属籍中。另外,这些远属仍然享有一些特权。如神宗熙宁二年(1069)下诏令“宣祖、太祖、太宗之子,皆择其后一人为宗,世世封公,以奉其祀,不以服属尽故杀其恩礼”^②。两宋立国三百多年,虽然靖康之难中近支宗室有三千多人被金人劫掠北去,但宋代宗室的人口数量仍是惊人的。据何兆泉统计,仅男性人口,太祖兄弟就繁衍了近6万子孙^③。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宋代宗室的范围包括太祖、太宗、廷美这三系的所有子孙,但却有严格的亲疏区别制度。宋代承袭旧制,将宗室分为五等,一世称为“期亲”,二世称为“大功”,三世称为“小功”,四世称为“缌麻”,五世称为“袒免”^④。袒免以内的亲属是皇帝的近亲;袒免以外的就是皇帝的远亲了。

二、宗室文学

论述宗室文学的历史起点一般应从西汉开始。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宗室的文学活动才真正登上历史舞台,宗室也成了文坛的参与者和参与者。

汉室初兴,广封宗室为诸侯王,并给予他们相对独立的政治和经济特权。故而,西汉时候的诸侯王才有条件招贤纳士,大兴文教。再加上当时战国诸侯招纳门客之风犹存,故而在一些爱好文艺的诸侯王周围就自然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七七“元祐七年九月甲午条”,中华书局2004年,第11372页。

② 《宋史》卷二四四《魏王廷美传》,第8670页。

③ 何兆泉《宋代宗室研究》,浙江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第45页。

④ 徐松《宋会要辑稿》帝系二之五七至五八,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第一册,第73页。

而然地形成了几个文人群体。淮南王刘安、梁孝王刘武、河间献王刘德是其中的佼佼者。淮南王刘安是高祖刘邦之孙,据《汉书》记载,他“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①,他好客养士,“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②。今存《内书》二十一篇,世称《淮南鸿烈》,又称《淮南子》。他自己也才华横溢,“辩博善为文辞”^③。宋代的陆游对他高度评价道:“淮南王安以高帝孙为诸侯王,而学问文辞在汉庭诸儒甲乙中。其所著大小山至与《雅》、《颂》、《离骚》并。”^④梁孝王刘武雅爱文艺,在他的周围形成了著名的“梁园”作家群:“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东游士莫不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⑤羊胜、公孙诡、邹阳都是当时有名的文人才士。除此之外,严忌、枚乘、司马相如、公孙乘等也都是梁孝王的门客。河间献王刘德是汉景帝的儿子。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在保存先秦文献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⑥。一时之间,他的名声大噪,俨然为学术领袖:“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⑦在这些文人群体中,诸侯王与文人的关系是主与宾的关系。诸侯王虽然也亲自参与文学创作,但主要还是以文学活动的策划者和领导者的面目出现。另外,以个人才华崛起于文坛的汉代宗室也大有人在。西汉时的刘向、刘歆父子除了在经学、目录学方面颇有建树外,在文学上的成就亦差强人意。《汉书·刘向传》载:“更生(按:刘向本名更生)以通达能属文辞,与王褒、张子侨等并进对,献赋颂凡数十篇。”^⑧而其子刘歆亦“少以通《诗》、《书》,能属文,召见成帝,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⑨。此外,汉宗室中以文学见称的还有刘友、刘交、刘越、刘苍等。

① 《汉书》卷四四《淮南衡山济北王传》,第2145页。

② 《汉书》卷四四《淮南衡山济北王传》,第2145页。

③ 《汉书》卷四四《淮南衡山济北王传》,第2145页。

④ 陆游《赵秘阁文集序》,《陆游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76年,第2103页。

⑤ 《汉书》卷四七《文三王传》,第2208页。

⑥ 《汉书》卷五三《景十三王传》,第2410页。

⑦ 《汉书》卷五三《景十三王传》,第2410页。

⑧ 《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附刘向传》,第1928页。

⑨ 《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附刘歆传》,第1967页。